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十九之三十三

			三	漢
		三	三	書
		九	九	門
一	一	九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漢
	特	三		漢	書
	四	三			
	十一	九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390	
冊	數	10	( 9 )	
函	號	架	41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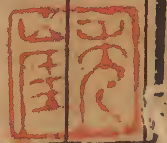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淺草文庫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各曰石犀里劉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鬣有三甲頸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

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

謂犀牛止言一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離道元水經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紅神要水竭不至足自古雖有厭勝法

天生江水向東流

蜀人矜誇一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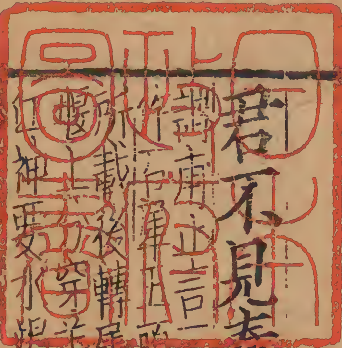
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蜀高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

與秦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

今年灌口損戶口

灌口一作灌注蒙注



伺祠西有李水壩李壩益州記清水  
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  
此事或恐為神蓋李水

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  
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於益蓋李尋謂王道正則百

川理皆向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  
不能近張儀之覆以水与江神要誓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

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蓋此以  
終藉隄防出眾力終藉隄防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自當缺訛只與長江逝然先王

之時必與工作為隄防以御其益此正道也彼石犀之  
說詭怪不經果不足与語人事之修其弊在不足信矣但見元氣

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

壽之災矣晉李華海賦昔在帝嬀巨唐之代  
天綱停儻為彫為際洪濤爛汗力里天除安得壯士提天綱

策沈約詩安得  
再平水土犀奔茫甫欲得壯士提天綱

道不敢論乱于有道之出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  
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覆顯名者中甫言意默之

石筭行蜀音經石筭街乃大素寺之遺址毀宇樓基成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可  
掘之俯觀方驗則隱其家有夢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蜀

之碑以二石柱橫理便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鑄  
四字曰獨歎觸觸時人莫能曉惟孔明默悟斯旨令左

右丞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司再掘而詳賢  
議曰然顧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獨字可記其

水災完卯歲獨字可記主其飢饉已午歲燭字可記主  
其火災申酉歲觸字可記主稼穡充盈民物高瞻悉以

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以景則  
之石筭於南北為定燕所偏斜按石筭在衙西門外僅

百五十步二株雙躡一南一北北筭長一丈六尺圍極  
於九尺五寸南筭長一丈二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筭

蓋公孫述時折  
故長不逮北筭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筭雙高躡一作街

庭石筭計成都子城西曰與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  
十步有石筭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住

傳是海眼一作來苔鮮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筭二

往往陷作土穴臥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  
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年車碾地忽陷亦側而  
不能達父老云見此筭矣此亦其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  
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筭焉天邦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四

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

雨多往往得瑟按張揖廣雅瑟琴也蜀都故事石笋直珠翠賀之為廉

後摧毀障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琴金翠

有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兩過必此事恍惚難明論

恐是昔時御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

石高丈餘重千鈞為墓誌惜哉俗態好家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

錯迤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

來未識猶駁奔詩駁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

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御相墓前表識後世安加緣飾謂為海眼

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蔽顯聖德遂使政化錯繆失國家

之大軀而巳晏然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譏

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駁奔以祭之謂有

神靈以厭水災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奔天外使人

見其本相不至疑惑然何不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

俾玄宗有村南之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去則天寶之禍廢其息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山小臣而連結張

也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華陽風俗錄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聲

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

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農事成

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荆人謠合

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

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曹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

大功望帝因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

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

鵑亦曰子規又云字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

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

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

皆曰望帝遂於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時祿山反陷兩

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京明皇西走幸

皆為賊所剪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鳥之比乎餘見題注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平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毀羣臣趨詳觀此詩蓋為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

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為杜鵑花然其

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遷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怏怏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鬱而至跨馬出北門

幸願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鬱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兒飛走樹間逐蟲蟻豈

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前年渝州殺刺史前今年開州殺刺史鮑欽止去崔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蜀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隣殺渝州刺史刘十以反杜鵑漸計平之又故卒羅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羣盜血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

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

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

蓋至十道志駱谷道

山西南界入洋州路

弟少貧微及飛燕見

召與女弟鬻臂而別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餓困蜀亂盡南閩

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毀前兵馬雖驍雄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毀前兵馬乃王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前今年開州殺刺史鮑欽止去崔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蜀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隣殺渝州刺史刘十以反杜鵑漸計平之又故卒羅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羣盜血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

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

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

蓋至十道志駱谷道

山西南界入洋州路

弟少貧微及飛燕見

召與女弟鬻臂而別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餓困蜀亂盡南閩

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毀前兵馬雖驍雄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毀前兵馬乃王

擾時天子命陸贄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

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南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字季真夷曠號爾謫仙人子榮本事集

謂王師平民伐罪者乎

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曰李白自蜀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

至京師實知章聞其名首請之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

稱數極口號為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

金貂換酒筆落驚風雨驚一作驚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

盡醉而歸章見其烏棲曲數曰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明皇召見金

此詩可以泣鬼神矣章見其烏棲曲數曰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

鑿毀奏頌二篇賜食帝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

為調羹召供奉翰林章白已醉後筆成文婉麗精

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

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獸錦奪袍新獸文也白外傳

白作樂章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徵

衣名為朕知置于金鑿殿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乞歸優詔許

天寶中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不為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

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山遇我宿心親契故遇之相

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

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

壺又云昔者與高李未負幽棲志言為兼全寵厚身初蒙

晚登單父臺是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寵眷今被譏辱是故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夜言白昔與甫同遊梁也時與適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兔園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

是也行歌泗水濱言白昔與甫同遊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大

屈善無隣言其道不遇也勳士禰衡俊言白之俊似禰衡也道

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幸厄於衡曰願先諸生原憲貧言白之

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點諸生原憲貧言白之

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箠坐而弦子貢往

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字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貧也稻梁求未足言禄未充其志反意茲謗何頻

也非病也稻梁求未足言禄未充其志反意茲謗何頻

記切以養里切本草又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以

種還入譜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憐反而諧者以白為參屬

而喻白之遇謗也五嶺炎蒸地白被謗流夜郎王與黃南五嶺相

騎田嶺九真都龍嶺臨賀明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為五嶺蘇軾指掌

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漲海之比古荒服秦置

三郡漢分九郡曰南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

珠崖皆在此地焉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

鳥白之遭貶故比之賈誼為長沙王獨泣向麒麟白之不遇

子見麟而泣曰出我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證詳記麒麟者蘇武

毛之長仁獸也杜曰麒麟曰麟牝鳴曰遊聖杜鳴曰歸和

蘇武

蘇武

蘇武

先還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擢節不屈黃公豈事秦黃公四

辭而辭公此白之不從永王璿也梁獄上書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廬間錄永王璿長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狂夫唐崔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萬里橋西一草堂一作新百花潭水即滄浪成都記杜負

風含翠篠娟娟靜翠篠謂雨裏紅蕖冉薄也怕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言失其自笑狂夫老更狂

進艇甫之見奔於朝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北望傷神坐北窻或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齋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茗飲蔗漿携

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魏戲謂

野老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野老籬前江岸迴一作邊野柴門不正逐江開漁

人網集澄江下潭即百賈客船隨返照來賈昔古返長

路關心悲劔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劔閣棧道險阻之難行片雲

恒

十九卷五

何事旁琴臺

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處片雲甫言蹤跡无定如

更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

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蓋以響琴也

王師未報收東

郡

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村預曰古衛地

城闕秋生畫角哀

至德二年升成都為南京

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

京洛言長安與洛陽也賦客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

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而不涉形跡以神交而

力盡望鄉臺

已班固通幽賦竟荒荒與神交弓精誠發於宵寐

衰疾江邊卧親

明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十九卷六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期一作時

###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

藏身方告勞

言乞養閑也

買野竹

趙使云有錢買人

白幘岸江臯

岸幘謂額巾也

言意氣

愛酒晉山簡

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鎮襄陽性酒是耽每出遊多之

習氏此上置過軒

能詩何水曹

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果

醉名之曰高陽也

時來訪老疾

何遜字冲言沈約愛其文謂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為水部

步彳到蓬蒿

何遜字冲言沈約愛其文謂

###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

西水一慣音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志秋水纔深四五尺纔

作野艇恰受兩三人音平聲方言一艘小舟也白沙翠竹

江山暮山村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

###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

草木變衰行劍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同德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之

戰于何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為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從河

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幾時通薊北謂平安

也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禮以薨當日報關西謂長安戀闕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

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任原有招魂篇

###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正云段子即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從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前漢張可傳南有五嶺之戍顏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臨田嶺九真宜人獨桂林史記秦紀始皇略地為桂林郡

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梅花萬里外大庾嶺

是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言邦人

我好音江邊送孫楚此指言段子也晉孫楚嘗為驛遠附白

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終多喜新而厭故也

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采唐志唐興屬台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竺至十四載安祥山反甫自開元未與劉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

關中驛使疎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重信也春秋元命苞曰

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

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游輞川則裴迪乃從縉劍外縉班春蜀州蓋在高適之後按王維文集示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詩與油畫去餘是則王中允詩題注

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恨言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登臨

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印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佛一作賈非是

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慈悲一切聞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日大光明普照又

云佛日清淨滿正莊嚴  
佛日輝耀放于九月

###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闋寂闋古鷄

緣詩瘦思夫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僧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曲也知君苦思

###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至輒有双鳥從東南飛來李羅張之但得一隼鳥為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縣宗本紀帝謂羣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

南太史公甫自謂留滯也司馬神僊方有數以王喬有神比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驢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藟秣鷹馬愁怕

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取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鸚

之里旅愁鷹馬之怕籠性明府之高義  
有以青顧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來口薄寒江雲何

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春秋左氏信三十年傳若

窮愁豈自寬豈一作有用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孟時值久雨以鴻鴈自况艱於

致稻梁也  
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

### 寄賀蘭二銘通息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

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曹丕詩白頭翁

頭歲晚仍分袂江邊  
身轉蓬匆云俱異域  
異域他鄉也古詩異君俱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尉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大赦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唐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荊州為南都荆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自胡馬半乾坤  
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眾以建荊州為南都非急務也

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  
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自荊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

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恥

計大豈輕論  
雖倚三階正

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為不正矣從之於是荊州號

雖倚三階正  
撥東方朔傳欲陳六階六符應

永負漢庭哭  
遙憐湘水魂

言羣臣無為賈誼慟哭以陳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賈誼言屈原見譏於楚沉湘水而死甫之貶逐何其於原

窮冬客劍外  
隨事有田園

言自守如竹 風斷青蒲節  
霜埋翠竹根

衣裳空穰穰  
願在長安日

性

聞人從日必來只聞人從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  
明帝又以爲口所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光暉  
照北原  
此原言太原何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  
之平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遷之計也

###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  
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中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交  
新徒有喜  
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  
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  
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  
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  
一作夜杜陵野老後耳熱拊生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項且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青門  
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徑帶月荷鋤歸瓜地新凍裂  
蕭何傳乃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曰苗荒穢瓜

地凍裂不用養生  
之次負復何望焉鄉里兒童項領成  
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臣恃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拙  
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禮數之踈飢卧動即

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  
昔董京或衣百結之衣君不見空墻日  
色晚此老血聲淚垂血  
血垂吞声也詩鼻息位而

### 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間

間 惟維賦備賦東西南北聘皆奔欲性  
蒼倉徐政羣整聲聲浮塵斷巨從博交

髮髯就踏寒山空

六切

踏也言禽獸為之傷也也南  
都越排捷陷陷踞路成陽

有鳥名鸚鵡

鸚鵡能  
言鳥也

力不能高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左氏傳臧諸伯諫曰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鸚鵡賦侍陋射

之解脾亦何  
勢於須鼎

胡為見羈虞羅中

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  
足為器用者不獵鸚鵡為鳥之

微者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實容之用今亦見繫虞  
羅不幾於殺乎隋魏彥深羅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

蒐冬狩侯得同

侯王制人作挾周禮春蒐夏苗秋狩冬狩本天  
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也蒐章彘行田獵之禮

不當合圍盡殺非  
君子愛物之道也

使君五馬

一馬驄

使君五馬指章彘之為  
太守一馬驄謂其神侍

衛史也五馬者車禮也劉氏何洛記隋開皇元年坐車緩服國容綉習五馬不  
習五馬珂貝勿用晉王彌曰軍國異容坐車緩服國容綉習五馬不

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駟三公九卿駟馬右  
駟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駟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

秩中二千石如蒼頭者乃有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亦東方朔外  
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安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

子有六馬而諸侯則五馬故也如古陌上  
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江臨躡足也

况今攝行大將權號

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

老翁用  
自謂也

十年獻見旌

旗紅時賢德二年也考此喜君士立平甚整肅為我廻轡擒

西戎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蹄天子不在

咸陽宮又二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南有獻亂之意朝廷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得不哀痛塵再蒙時朝

幸雖不至加幽王為大戎攻于驪山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

幸獨今代示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

自痛心也石氏傳臧文仲曰大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時朝

宗在彼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謀孽大臣比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 丹青引贈曹將軍畫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重記霸朝魏曹髦之後髦東

於今為庶為清門霸乃操之後其門也最清高左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喻盜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時盜賊縱橫政

江風蕭蕭雲拂地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欲雨女

病妻憂歸意急時欲歸也秋花錦石誰復數具切計也此言

避地何時免愁苦謂避賢

###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南嶺也西望千山萬山赤一作萬

樹枝有鳥鳴時鳴一作棲暝色無人獨歸客鳴而求其類歸

馬鳴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

客獨往正自鳥之不若乎

謝靈運詩林樹秋暝色

射射食亦切曰賊多安得更似開元中一作千載繁傳信言

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道路即今多擁隔按崔寧傳室應初蜀亂

冬符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川章彝拜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校獵亦似

觀成功占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符校獵謂獵有所獲校

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夜發猛士三千人

清晨合圍步驟同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云二面網示不殺今

禽獸已斃十七八斃猶也殺聲落日迴蒼穹謂

九青兕注一雅釋兕兕似牛野獸駝駝當老垂玄熊他閣切

駝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駝駝當老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

切當當老垂玄熊

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然裴微曹操割據河北吳孫權據荆楚

畫蜀劍割據之業今已狃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浪足以曹霸以

唐中世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昔人有一弟

但

恨無過王右軍

九晉作末王羲之字逸少善書為古今之冠

丹書不知老將至

又善丹青苦心好之至老不衰也論語

不知老

之將至

富貴於我如浮雲

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元之中嘗引見

見音

承恩數上南薰殿

數也又如字

凌煙

功臣少顏色

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

將軍下筆

開生面

謂曹將軍重為之

良相頭上進賢冠

後漢志進賢冠

者之猛將腰間大羽箭

箭前日倍常制以旌武功

褒公鄂公

毛髮動

褒公鄂公志公鄂

英姿颯爽猶酣戰

猶一作來觀其圖

先帝天馬五花驄

天或作御先帝謂

畫工如山兒不同

莫

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

莫



用切兒人類 是日牽來赤墀下劉孝標辨命論時在赤墀之下迴立閭闔生

長風迴一休曼閭闔者天子之門也詔謂將軍拂綯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及得真具也榻

上庭前屹相向切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

惆悵圍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漢書之稱也弟子韓幹早入

室韓幹六梁人善寫真人物尤女戲馬玄宗好養馬御廄中四十萬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肉不畫骨刃心使驕驕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善一作

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見尋常行路

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莫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來盛名下克蠡傳大各之下難以久居終日坎壈纏其身稟音領盧敢切楚詞惟鬱鬱獨

愛芳志坎壈而不違王悅注坎壈不遇兒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作上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為水所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此竹多為人所取也梓潼使君開一束使君

老病贈兩莖出入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

乘濤鼓枻白帝城枻一作棹枻餘制切枻也公孫述

路幽必為鬼神奪甫欲去東川拔劍或與蛟龍

爭一作重為告白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

水踴躍學變化為龍葛洪神仙傳黃長房與壺公俱入壺公後壺

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歸故鄉欲之吳楚也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孫成家色尚白更魚腹縣曰白帝城移居夔州遂

所用一竹杖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屨中長房騎使我不得

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窟

是日君山謝靈運詩滅迹入靈峰君山帝之二女居

豺虎咬人古有切喻盜忽失雙杖芳吾將曷從字或作鴟

寓遠鄉者失雙杖吾將曷從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草堂寺行西

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負

我生性放誕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法自然嗜

酒愛風竹風一作修卜居必林泉亦作遭亂到蜀江謂避綠

也卧痾遣所便謂謝靈運池上詩狗屎反窮防外瓶裝空

林誅茅初一亩謂謝靈運詩以方耕儒行篇儒有一亩之宮地

廣方連延一作必經營上元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公元乾

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公建草堂敢謀土木麗

草堂名以草名取其草堂自覺面勢勢臺庭隨高下謂

地勢之高下而敬豁當清川謂曰雖有會心侶雖

惟數能同釣船題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

無定窻黃鵠定窻黃鵠之擊於青漢摩蒼天鷹或作鶴甫既創草堂未獲久若奈何

高飛遠引以避古也古來達士志一作賢寧受外物牽

誰尚且弁而違之不於他邦而况用敗衾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

魯鈍貧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論語母幽貞愧雙全易婦媵卦幽人之貞用之去草

之迷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尚念四小松按集有蔓草易拘

縈場一作霜骨不甚長永為露里憐甫以四小松為念憐其

所歲不獲家其生長之性故也或云其英父之見殺四子遇害用託意四小松以復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 尚後同遊

山寺根石壁 根一作限 諸龕龍遍崔嵬 龕古含字 前佛不復辨白

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 出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 羅摩

經言塵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達磨居於眾所仰波羅提法中龍象蓋龍象乃鱗毛頭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家也又中念經沙門羊彼是龍象王簡掛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家教陵遲又曰馬鳴讚龍象虛求經曰有比立各龍象猶佛象也雜姐六足今信者哀此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 使君騎紫馬 使君曰草草也 捧擁從

西來 釋為并州刺史乘權 樹羽靜千里 樹羽也 臨江父徘徊

山僧衣藍縷 左氏傳單絳藍縷以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爛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无録故而然之謂

告訴棟梁摧公為領實徒 一作領實徒 咄嗟檀施開 書

石崇曰嗚呼嗚呼而辨子謂世嗚言呼以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嗚呼逼人蓋掛物之聲乃嗚聲也按士商樓頭陀寺碑曰行不

捨之檀施洽羣有佛經曰是音薩一以迷捨心无今其者名檀大乘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林語陀那鉢底此

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託陀為檀也 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丈又經云大湖山州有二種一者多羅樹 吾知多羅樹 自雜姐云

多刺並書其葉都闊一色取其皮書之具多變力又多皆梵語具多漢番為葉變力又漢番為積多羅樹即婆力又具多之一也西域經

書州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訛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具多也釋氏有具多樹下思惟經雜姐又云菩提樹一名

樹佛入滅日變二樹落過已還生皆曰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思惟而

歸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椶 却倚蓮華臺 謂佛步

也 諸天必懼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

才 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 窮子失淨處 窮子用

謂已之人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入

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言不我子今我所 高人憂禍胎 高人

有一切才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 歲晏風破肉荒

指山僧程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

行務作福田也故乘傳福生有基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道刻苦哉晏時微風捲荒林乃木為之迴動而山僧李道之心不變是以自西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女兒之未孩大自晒同嬰孩迴動也西笑也謂僧家入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

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一作一歲月亦已久庚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荆南歲日可謂久矣

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丁切自覺成老醜阮籍詩朝為美少年暮成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天一作人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折人

昔如縱壑魚又權為左裕遺今如喪家狗後論謂游必有方曲行止復何有

魚乎土裏須如今如喪家狗既讀去聲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

既無遊方戀論謂游必有方曲行止復何有

行止復何有

父母作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无遠方之慮或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故舊与新相知其情有厚有薄故於不意青草湖

扁舟落吾手青草湖在岳州南今

下羅賓友健兒戴紅旗此樂或難朽一作幾日車隱崑

崑謂日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吾乘日之車而遊於旋城之鳥雀噪

穴牖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

走荆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用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

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時吐蕃陷京師代宗臨幸

適荆亦虫上蔡亡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安排用莊叟莊子

適荆亦虫遇害捐弃中国去遠自

安排用莊叟大宗

安排用莊叟大宗

師篇安邦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隨雲拜東皇一篇東皇指楚也排席上

南斗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補以身去中國之地遠適荆亦南斗也吳楚也遂欲迤邐往衡山遊東嶽求勝境可

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恍而上南嶺之衡山也

有使即寄書使所使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樂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使如字請思送裴一蚪作尉永嘉

蚪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寶之初彼之裴蚪以天寶元年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亭云怡亭

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咏蒙李營八分書而裴蚪作銘曰

日月所經衆木成壑羣山作屏故予逃於此忘形詩

人刘長卿過蚪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窺紛何

如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語溪觀唐賢題各有河東裴蚪字深原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中道州刺史甫

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刺放凱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此徐呂切山高天涯水氣中謂永嘉邊海也故人官

就此故人謂裴蚪也絕境與誰同絕境指孤此之遠矣隱吏逢梅福前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其讀書養性為事王莽專政福奔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遊

山憶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為永嘉守即有名山肆意遊處扁

舟吾已就就一作其把釣待秋風前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

扁絲為輪削條為竿論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歛通貴歛許忽切疾貌夫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雲泥相望懸

賤之懸隔如雲之與泥也謂貴賤白頭無藉在藉謝作藉前自謂年

丁彬書雲泥異途說矣懸隔朱紋有哀憐朱紋謂韋君為書記賜絲

持其老无有藉在朱紋謂我之頭白也書記

赴三捷拍安西王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探穢一月三捷公車留二年甫自謂也漢

公車今車額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從後漢志公車可馬欲浮

江海去此別意茫然注一作養用自負其才故見韋之通貴

亦當波于天寶之閣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吳門去聲公寓蜀偶懷欲南下九

江春草外禹貢九江在荆州三峽暮帆前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二峽謂巫峽瞿塘峽

明月峽也獸就成都卜公言又寓成都獸如嚴遵也前漢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休為吏

部眠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滯休如畢卓也晉畢卓字茂世大興未為吏部郎常飲酒發職北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

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甫言非

遊天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

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使信哀江南賦風颺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使君指李劍州也寥落二年坐劍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此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也僻陋有亦美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於者遺道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多官守祭器是入化蜀地卒於京師者比

齊魯齊魯焉知李廣未封侯焉於慶切安也以李劍州官未止頭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

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績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力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或取封侯

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計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龍

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該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路經灩澦雙蓬鬢灩澦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罾滄浪之水

釣舟恨音郎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罾滄浪之水

釣舟也恨音郎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罾滄浪之水

戎馬相逢更何日戎馬戎馬之亂春風迴首仲宣

仲宣樓仲宣樓在荆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奉寄別馬巴州時南除京北功曹在東

勳業終歸馬伏波漢馬援傳字子端善兵策封伏波將軍功

曹無復漢蕭何功曹南自渭也考之元稹志公墓公自華州司

中吏功曹也按口志復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自征討事未得還府

如復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扁舟繫纜沙

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帶東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繫

京兆功曹乃有南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驅駒白玉珂歌驅駒荆南也甫欲

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

勞式博士江公心旗式謂歌吹者生曰歌驅駒式曰聞之於師各歌

驪駒主人歌安毋庸席今日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

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辭曰驅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

夫整駕珂乃行所鳴之王司馬光類篇鶉為鶉雀入大水為鶉

鶉入海為珂謂老鶉入水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右

少皆詩云不復听金鑰因風

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非無萬里

姿飛黃神馬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國策曰夫驥之服

麗也白汗交流外阪迂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

紛衣以鬻之驥於是悅而實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

飢不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因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

非竹實不食謂驥有方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

期之瑞竹花不實則必困忍於飢餓驥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

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

命之所在不苟於身謂能榮貴非驥馬出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係辭下日於利競錐刀錐戰迫切說文錐也謂

錐之利尺置膏烈火上哀哀白前熬古者煎本而抑末今市

將爭之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

不自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舜舉十六相身尊

爾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道何高相性務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則身尊而道高終享无

篇予味耕而熟獲秦時任商執法令如牛毛

之其未繁以微舜舉十六相張衡西京賦商

商君名執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大賞列傳少恩變秦法以壞  
井田之制頭會實斂民不堪命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  
不為亂乎是以陳勝天下應之如影響也夢弼謂南陽玄宗之時政  
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則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亂者也當肅  
宗中與故南意欲動本抑未輕  
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祿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禮云國之將以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  
光武中興使國祚再永矣自高祖有開其先也至然皆指高祖之聖  
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  
之徒左右羽翼光武得御天下收復土室功成名遂武不在以  
支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  
將之功赫然畫像兩宮雲臺殆非韓彭蒯龍之北也南宋中興是亦  
光武之倫奈何諸將效功蓋冠以自封其與寇鄧耿  
賈輩遠矣南意傷南宋元駕御史夢之策而作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一作雪閬中城北玉臺碧唐志閬中有靈  
山蒼溪上有雲臺

山按圖經溪在閬中之北嘗此所謂玉  
臺邪又地志高宗湖露中建玉臺觀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已崩石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一作眼已覺氣與嵩

華敵此言靈山  
玉臺也中原格鬪且未歸兩相敵  
曰格鬪應結茅齋看

青壁一作者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  
甲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一作色寰字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  
江源出散關入閬中地志曰閬江紆曲三面

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曰嘉陵江  
度閬中曰閬中江十道志嘉陵江一曰閬中江石黛黑碧玉相因

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浪  
浪一作浪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

槩歌側過傷呼浪切廣韻鐵屬方言鐵謂  
之特或謂之權所以為羅謂之槩水雞銜魚來去

飛閣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名山志閬山多  
仙聖遊集圖經

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出亦  
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 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嶢嶢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 安知有蒼

池 巴漢志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 萬頃浸坤軸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千餘里地下有

腹 一作腹二巴記腹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 枕帶巴江

腹 三曲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杜宇

腹 字流之句也 菱荷入異縣 謂池產菱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

腹 爾雅荷稷稻共比屋 稷稻共比屋 稷比壁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

腹 邑月令十月獲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稻屬也亦杭

腹 之熟名也道家大藥有用稻米粘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

腹 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抗米味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意

腹 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

腹 乎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

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祠在蜀 終朝走巫祝

一作時

歌舞散靈衣 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 一作皇 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劉勰神異記

王 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山時巫祝

王 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

王 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死漢祖以英雄

王 之姿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敬其祀自古淫祀媚神激

淫祀 禍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

淫祀 甫傷世亂而祀典不本固有淫邪之祭也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前漢局促

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後漢之興

馬問 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身死馬將軍 死馬 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 漢馬襲為伏波將軍詳云大夫當死

苦戰行

至此... 去年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  
其死也... 別時孤雲公不飛時獨看雲淚  
橫臆... 思其人而淚下... 雲飛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 射... 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 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

遂州城中漢節在... 昔蘇武使匈奴... 十九年留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年四月... 南節度

李使... 遂州... 漢節... 在... 也... 皆... 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 隨... 而... 極目摠無波... 長日容杯酒

深江淨綺羅... 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 聽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 晦日... 已重陽三節... 察... 樂... 宗... 貞... 元... 五年始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 歡娛恨白頭... 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添一作禁... 時... 景... 移

有徑金沙軟... 蜀... 賦... 金... 沙... 銀... 礫... 注... 永... 昌... 有... 水... 出... 金... 如... 沙... 在... 中... 王

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 古今... 蛺蝶

江檻俯鴛鴦... 鴛鴦... 正... 鳥... 也... 日... 晚... 煙... 花... 亂... 風... 生... 錦... 繡... 香... 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在巴春罷始知春前

天下兵雖滿謂廣德元年吐蕃春光日自濃一作西京疲

百戰吐蕃出師問郭子儀關任羣凶程元振魚朝恩之徒

煙花一萬重蒙鹿茸雨露急兩京留帝夢風塵出幸

誰同且一作有恭豈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毅復前王道謂

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周謂平王也周本紀

王修政行德毅道復只周遷舊國容平王東遷于維也蓬

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以收復兩

始都關中經變文亂遷洛陽故比之

毅周乾卦雲從龍謂物各從其類也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技天青風卷慢一作情草碧

水連池牢落官軍遠一作使謂蕭條万事危甫憂時

故於万事未見其交也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南言魚有兄弟而為喪巴山春色靜巴山蜀山也

北望轉逶迤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

日月還相闕則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殺犯守陵歷闕食彗字

帝大以四時一月癸亥日闕星辰屢合圍春秋文耀鉤楚有彗雲如電圍軫

為之蠱二二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漢天文志高祖七

年月帶闕參昴七重是歲至平城為單于所圍夢謂日月相闕星

辰合圍言上天小變不成誅執法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

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法中端內

張暉廣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以誅之則危賤不得息矣大角纏兵氣謂祿山陷京師大角

三皇曰闕提魏都賦發回內巔兵纏紫機鈞庭出帝畿鈞陳王

音義鈞陳者紫宮外星也言嵩之位亦象之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

鈞陳六星在紫宮中煙塵昏御道者舊把天衣一作因九章

青衿言父老不欲乘輿行在諸軍闕言軍士來朝大將稀

之出皆牽挽帝衣也言滿鎮賢多隱辱鈞王肯載同歸公傷賢者地多如已

不朝也如父士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列仙傳呂望與州人也遊地隱遠

東二十年適周匪滿溪得直於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

而扁佐武上伐對陰謀百餘歸韓外傳太公望少為人

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約於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亂謂吐蕃再陷京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洛

復道使歸秦一作回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貞嬪也

蕭關迷北上謂代宗之乘輿有異乎武帝之行幸隼祠

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回中道北出蕭關也蕭關隸屬原州

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言艱

者豈無志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嵇紹傳康之子嵇紹以

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陽陰百官及侍衛莫不

散潰唯紹嚴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海揚飛前集紹遂被害於

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血何可去也露

灑屬車塵謂馬相如諫獵書

聞說初東幸說一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官軍進立而作也

帝紀封林孤兒主取符單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焉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難分太倉粟

用之也前漢志太倉粟言難分太倉粟言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競棄魚陽戈魯陽公與韓擒虎戰出日暮

援戈而麾之日胡虜登前殿謂吐蕃也

焉之反三舍王公出御河謂出

奔得無中夜舞謂九一王公出御河謂出

也現推夢著各時與現同詩中披昔春秋祖述字士稱與司空劉

鷄鳴起在日此非悲也每語山事或中宵起坐加謂曰若四窗鼎沸

夢傳並起五与足下相避中原日現去親舊書誰憶大風歌

萬一動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曰當風吹花片片春蕩水

城上王荆公

茫空一作春送八駿隨天子周穆天子傳天子西行河乃命止

子之數亦驟盜驥曰義渠黃驃騮綠耳踏輪山子王子并拾遺記周

於秦山其所幸周乃八千里遥聞出巡狩早晚遍投荒漢武帝幸汾

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時六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

陽是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一作春水沁大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玉壘浮

雲變古今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千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此聯又謂今朝廷如北

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

梁甫吟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又後主即位祠

吟故甫因吐蕃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營言又引資治通鑑

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壞

邪梁甫吟未句罪晏子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遣憤

聞道花門將謂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謂長安也誰復

總戎機一作兵木蘭蜂虿終懷毒左氏傳君先謂郝小雷

霆可震威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醴泉

郭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是邪夢弼謂時祿山亂回紇以

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暴進制故欲早加以威震之无使

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賈山傳人主之威莫令鞭血地再濕

漢臣衣漢書蔡邕刑人鞭且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

釋悶唐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犬羊也復臨

四海十年不解兵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犬羊也復臨

咸京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失道非關出襄野喻代宗避

道也莊子徐无鬼篇黃帝將見大嫫母其羨之山方明為御昌禹駘

牽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揭鞭忽是過湖城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世說

馬齎金鞵至湖陰察軍形書慶日饒其城忽然驚竟曰營中有黃

髮鮮甲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

建元元年更黃帝鼎湖所在豺狼塞路人斷絕言盜賊充塞烽

火照夜屍縱橫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廣雅曰與零龍也

作高上臺臺上作枯草結草頭有燒零以新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

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畫則

燔燧夜則率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邊也

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燧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月初夜率一炬

謂之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車駕離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之遷羣

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譏聚斂聞道壁孽能

全生能一作今壁孽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謂未

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執事長流秦州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

青絲老翁用白謂也傷干戈未寧也

青絲白馬誰家子疑指南山群盜也攻之資洽通鑑廣德二年

相聚為少吐番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巳以太  
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  
是大同中童謡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過陽之敗求錦朝廷  
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纓欲以應識  
**豪且逐風塵起**謂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喻亂離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漢武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近靜潼**  
**關掃蜂蟻**此公戒約虜蒙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  
破遂陷兩京肅宗遣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  
證也然殿前兵馬乃  
**未如回縛歸金闕**如  
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敗恐碎若  
齏粉也莊子列禦寇篇子為齏粉夫乎  
**未如回縛歸金闕**如  
依知左傳許  
子面縛街壁  
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  
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曰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使閬州王使君  
江高饒蕭遂州

**誰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敬聲斷一作短**愁從舞曲**

**長二天開籠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容庇也  
後漢刺史蘇章字孺文遷冀州刺史故人為請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為主酒殺陳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二天**五馬爛光輝**  
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川路風煙接**蜀道關與遂接襄也陰鏗  
千里潮風煙望似**俱宜下鳳凰**此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賈誼弔  
而下之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或謂昔蕭  
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  
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閬州刺  
史一作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滕王曹典

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一也騰  
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枕之任切粵白漢魏以來有封國者得臣其  
吏民故稱君王也亦雅釋宮四方士高曰臺

無室**萬丈丹梯尚可攀**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  
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春日**

**鷓鴣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  
上山升雞大抵其言亦同山

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邗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  
入山尤邗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  
侍衛甚嚴得符藥而歸成都述異記濟陽山  
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清江碧石傷心麗**

碧一嫩蕊濃花滿日班此點成乎物而人傷其人之亡也人到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亦有臺

中天積翠玉臺遙列子周穆王祭星號中天之臺頭延年應詔詩神行浮景交映溢中天攢素旣森雷積

有馮夷來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遂

吹簫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

差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懸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鳥雀荒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

訪古遊室為樓道自宮運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綵雲蕭史

駐以比蕭史之鳳臺也口文富雜體詩猶文字魯宮留以魯共

宮闕通羣

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王也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



帝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人經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帝  
山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樹帶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  
有界焉羣帝取食乾坤到十洲以蓋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  
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  
長洲充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  
延之曲空問十洲所在所有之人傳有笙鶴時遇北山頭列仙傳  
物名焉又見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則果乘白鶴駐山  
頂望之不得到幸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顏延年詩春舟楫欹斜疾疾一

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古詩穆之清風

青袍似春草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想一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詩共一卷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此齊陽公珣談數沈隱侯詩今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贈九官詩余因沉痾疾竄身請俸賓同病得

韋郎子不聞同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天下干戈滿

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眉俱蒼一作春鬢為

問南溪竹竹一作苑南溪即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重鎮還須濟世才龍切

常怪偏裨終日待偏裨欲辭巴徼啼鶯合口

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軍引

遠下荆門去鷓鴣去鷓鴣謂督行船也水鳥也今

春正濃也啼鶯台謂

也方言曰鶴者謂之閣閣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閣甫與武有  
出契武為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用聞武再鎮蜀故  
之荆門以迎武也 身老時危思會面 長面會安可知 一生

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言 無知已者也

奉待高常侍 待一作寄 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 高

梁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 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用與適相別於汶上已

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此山有汶水縣子按魯之汶也飛騰無  
今在鄆州以閱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

那故人何 乃今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  
擢戎楚蜀應全未 擢戎八大夫將之推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

於楚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恩戎 方駕昔劉不帝過 駕或作價方駕

天章路過於曹 植劉植遠矣 今日朝廷須汲黯 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

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中原將帥憶廉頗

寺廿一

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之為將也 天涯春  
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

色摧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時適在成都起發 赴乃為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赴朝廷 一作寄梓 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 章彝乃揚州人也嘗為貢淮海 金章紫綬

照青春 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太尉皆秦  
章謂刻曰其官之章也 指麾能事迴天地 時段子璋反東

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 訓練強兵動鬼神 美其治軍之威  
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 嚴雖鬼神之神幽

亦可以 湘西不得歸關羽 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  
震動也 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

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濫寇 河內猶宜借寇恂

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幸益州拜羽董荊州事 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雲光武收河

內拜恂為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雲光武收河

而竟不拜郡百姓避道曰欲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洵  
則唯才勿云江漢有垂綸有一作老  
是古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  
日長唯鳥雀

春遠獨柴荆言无往來之人  
數有關中亂亂色角  
何曾劔

外清故鄉歸不得作關地  
入亞夫營此指言長安屯兵乃公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其  
營長插曰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外雅釋地邑  
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

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言吐蕃之亂至  
林鷲遂不歌忽

思高宴會古詩今日  
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禮春官大司

注云和地名以其產  
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鷲

旅食驚雙鷲一作雙  
銜泥入北堂古詩思為雙飛  
應同避

燥濕左氏襄十七年仲子罕曰吾將  
且復遇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梁只鷲執詩問余未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

殊方離力智切此用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  
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

反覆甘舌隨百鳥之音朝野發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  
知音

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梁月子暉反舌賦  
枝高

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護人周書時訓曰言種之日始

日反舌无声是謂陰息  
反舌有聲使人在側

喜雨



秃鷲後鴻鵠

鴻鵠一作黃鷲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驛動屢因羽翰之便以附書歸鄉也

九度附書

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自唐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婦女一作婦人石漢威帝時童謡曰小麥

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去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夢彌謂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韻用之是詩意原於此

東至集壁西

梁洋

一作北集壁梁洋

問誰腰鎌胡與羌

時吐蕃占回紇入寇四州之民

領辛苦江山長

山險灘上卒至有介曾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

豈無蜀兵三千人部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鳥公孫王歌願為黃鵠歸故鄉莊子乘

被白雲至于帝鄉

白蘭州領妻子却起蜀山行二首

汨汨避羣盜

韻汨沒也

悠悠經十年

自天寶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也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荆楚今關

物役水虛照

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

寂然我生無倚著

盡室畏途邊

長林偃風色

迴復意猶迷

馬銜青草嘶

棧懸斜避石

行色適隱見

飄飄媿老妻

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

稚子入雲呼轉石

人

之人以其有臆

擘弓落狎鼯

鼯披耕切彈也

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注皆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

諸郡有之 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閩州別房太尉墓

閩州太守房瑋字次律河南人常與嚴武等交結

上元元年為涇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閩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瑋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右實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瑋坐是卒發不專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以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李多聞嘗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今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言淚多而濕之也 低空

有斯雲對其陪謝傳

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太傅初符堅

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擲於床上了把劍覓徐君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無喜色其意如故把劍覓徐君房太尉之墓也劉向新序延陵季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上國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許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唯見林花落送客聞

此篇叙其父往索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

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

謝玄暉詩陵澗尋我屋散秩問所知注秩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蟬白魚鱗音潭又音尋

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蚰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為白魚固知列子朽瓜為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為壁魚是也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憑誰給麪

藥

甫欲得麪藥以造酒也

細酌老江干

干涯也庾信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

虞

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薦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又崔

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甫築草堂於浣花里請

陳初亂時

甫請歷陳初亂時之事也

反覆乃須臾

斯須

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中宵斬白馬盟歆氣

已鹿觀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劍刀奉盤錯錐遂割牲而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敵血以飲酒又母立儉古文

欽同反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敵血稍兵為盟又云文欽驍果

猛西取印南兵北斷劍閣隅華陽雜志諸葛亮相蜀鑿

道也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朱云即揚子琳相正節

正節為印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始聞

州刺史其勢不兩大事不兩立又兩大不相事

蕃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于賊臣互相誅

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肝乘光遠入朝欲殺英又中夜斬

白馬斬血盟誓遂與兵攻英又西取印南之兵以收揚子琳

柏正節北則斷劍閣以自守町署其黨刺十人為刺史欲相連

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

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智伯禍起肘腋自

兩卒倒戈相攻町遂見殺戰國策趙報魏滅

及梟鏡徒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前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計

毋破鏡獸名良父貞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

而漢照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

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頭店空空馬蹄於道中往肯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謂官切後漢周澤傳澤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新松甫植四松也按集有惡竹應須斬萬竿南歸故林

所之獲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生理祇憑黃閣老

晨去千羊又曰此鼎萬竹疎是也皆仰于嚴

武也國史補兩衰顏欲赴紫金丹

省相呼為閣老為金化石為摩自然伏火去

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

錦官城西生事微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烏皮几在

還思歸謂以烏皮為几也謝眺詠烏皮几詩蠹木生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亂離而人物變易也側身天地更

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甫言厭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戎

謂嚴武為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戰必為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出無窮者不妨遊子芟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軍謀不妨吾

也也裴君何以為衣芟集美意以為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君以議諸昆季

馬首自見鹽亭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

一作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出載且吳嚴

若相如瞻若君平王褒暉暉而秀發揚雄含章上而挺一嚴家聚德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

版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浩季和公之子討論下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之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季遐聞梓州鹽亭人本

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此員助邊長歌意無極好

詩下

為老夫聽為于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限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游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

每曰之海上歸鴈喜青天鴈作鳥物色兼生意凌冬不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公相肅宗以事責官方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也寶應二年瑄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湖此追道其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游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

政化專絲孰國是義切音純大凡黃專須用蓋政以物性最

蔽此機曰千里黃葉未下蓋政千里乃湖名也本草專生水中華以亮葵三月至八月為絲專九月至十一月名塊專春夏幼長肥滑為絲



尊至冬短為楮尊亦名龜尊刀鳴鱗縷飛潘安仁西征賦使君雙卓蓋卓蓋朱兩幡灘淺正相依人切發寫刀若飛

###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池或作亭見前篇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廻首公以自與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為報龍隨王

右軍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

當半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榮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踈躡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凡軍札將軍伏錢關外晉江右列賦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 效揚梓州

闕到揚公池水頭坐逢揚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揚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百頃引水為農田之

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為揚公池今乃子又守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吾知爾不若去阿戎談戎乃

###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七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

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跡此公誠之辭也

###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牙齒

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寶九載明皇納劍士之議以明年朝獻太清宫饗

自怪一日聲輝赫輝王集賢學士如堵墻禮射義孔子射於矍

者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用獻三賦帝奇之使侍

往時文彩動人主命論高勢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尹罷相甫上疏論瑄不宜發肅宗怒出  
蜀卜居晚將末契託年少素善武時年尚少鎮成都甫往依  
成都馬故也按陸士衡嘆逝賦託當面輸心昔面笑唐新書甫嘗  
未契於后生念將老而為客登武床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外若不存中街之一日欲殺甫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劍于廉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去甫由是  
有隙故用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吏氏承范慮  
雲溪文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  
史氏當失之也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入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蒙卦家家迎蒯子

蒯子壺公皆神仙人以比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蒯子創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  
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知處處識壺公  
方術傳費長

以不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  
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  
嶺北潛行玉壘東峨嵋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  
有時騎猛虎虛

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  
此聯已下望雲

悲輓軻輓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  
畢景羨羨冲融  
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  
喪亂形乃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劔短亭中

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

永作殊方客殘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莊此乞憐於司馬也

莊子逍遙游篇列

子取風而行令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覆讀去聲甫避揚子琳之亂適東川寇平復以春時歸草

堂喜見其當逕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

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

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云甲子西南異甲子混茫室皆言其歷時之多也

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

梗古杏切

吾生亦有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此身醒復醉

此身一且應

乘興即為家

歸來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賈德二在春作嚴武先鎮蜀南依之武趨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閣公問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

真為文翁毋劜付

劜一作首昔文翁

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第一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合符者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賞上議一子石皆以退刻符典

但使閣閣還揖讓

敢論松竹久荒

蕪

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由舊作嶺後漢郡志漢中郡沔陽

縣西有丙穴灑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襄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七十里有大小丙山小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一丈餘其穴有水階疏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二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月連綿從穴出相傳為嘉魚出水也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温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懌酒憶那筒不用沽

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

弥切一作單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醉我以那筒之酒而甫不須沽也成郡記那縣因水得名以筒釀酒蜀王社宇所都華陽風俗

錄耶人刺竹之大者傾春

竹外然後斷之以獻谷魂耶高夢弼謂此說非也耶箇乃酒器也耶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耶前故李商  
隱詩去錦石為墓子耶前當酒壺是也

武昔嘗過余之草 幾迴書札待潛夫儲夫甫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爾雅釋草蘋謂西山之 故園猶得見殘春故園指成

都草堂也 園一作國 雪山片侯無兵馬謂西山之亂靖也 錦里逢迎有主

人謂嚴武再敏成都也戰國東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

鵝鴨惱比隣鵝鴨脂切近也甫於武有故舊之好而習池未覺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

風流盡况復荆州賞更新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甫自比習池荆州則以比武之來宴賞

復無窮也按登山前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此蘭每也 多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竹寒沙碧浣花溪染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絲履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舍為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菱一作橘甫離草堂之父宜其蒞蓋矣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翻佳買切噴也 書藏藥裹封蛛網

寺二十一

嚴經如土臬等附現為兒及破鏡鳥以毒捕果抱成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為獸標嚴經以為鳥 義士皆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左氏僖公五年傳劉定

從適 萬人欲為魚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劉定公嘆禹之功曰吾其魚乎 武紀紀故趙

憲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為魚 唱和作威福洪範曰有作福

凶于 孰能辨無辜方崔用之攻子琳正節二子復幸兵討肝之亂崔寧又攻子琳正節蜀大亂全

無紀綱正謂一國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 眼前列桎械晉

之一和之借天子威福之柄妾殺死辜 作引 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

賤血滿長衢流 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

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色悲充爾嫫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呵嘆辭也前列桎械後吹笙

賤子且奔走賤子甫謂也 三年望東吳

有法分在自相殺 地此亦足驚嘆也 孤矢暗江

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為吳泰伯之墟泰伯卒仲雍亦傳國至魯孫武 况商因而封之也

海難為遊五湖

周禮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雷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震澤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之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道南道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北道晉陵瀟湖水東南道嘉興苕溪水余以國語考之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當以吳錄之言為是也

捺蕪

計切周禮雍氏鄭玄注雍州蓋避蜀亂欲逆灑下峽之荆南復顧四海之內弧矢皆紛亂不敢遊五湖又却歸成都交雍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入門四松

在

前昔於草堂植四松今歸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蔓足知南眷眷於此松而不忘也步堞萬竹疎

徒協切矮牆也按集有詩千竿又云惡竹應須斬乃竿乃知南植竹若此之盛多也舊大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喜一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盧

大官喜我來

喜一道騎間所須城

賓客隘村墟

此用全用木蘭詩體天下尚奉寧

健兒勝齋儒

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點布傳上對眾折隨河白為天下安用齋儒哉

飄飄風塵際

王作飄飄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

骨髓幸未枯

昔者用也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

除草

去藜草也音潜又徐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蠹

蠹蝨其多彌道周言藜草彌滿生於脩遠險阻之道傍往有甚於蜂之蠹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左氏傳蜂

烏能待高秋

草喻小人 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

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

以喻罰為待高秋 霜雪一露凝蕙葉亦難留蘭蕙香草也以此君

子今重章同為霜雪所殺 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

荷鋤先童雉

可胡日入仍討

求轉置水中 央豈無雙釣舟

先者謂以身率先之日暮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此

水化也周禮雍人掌殺

頑根易滋蔓

左氏傳无使滋蔓蔓難圖也 敢使

依舊丘

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

更覺松竹幽

惡信如讎

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

交美不可闕疾

則善者使信之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

### 四松

何璚書厚閣步文翁房裏月 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 大抵三尺強 別來忽三歲 籬立如

人長

曲禮籬坐籬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今來歸已籬立如人長又云賤子且奔走三年

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滯時凡涉三歲矣

會者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 幽色幸秀發 疎柯亦昂藏 所插小藩

籬本亦有隄 防終然振撥 損

張直與切撥比末切振撥觸撼貌

得愧

千葉黃

籬以護松 况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

敢為故林主 黎庶猶未康

空堂覽物嘆 衰謝及茲慰 淒涼

按集草堂詩云入清

風為我起 灑面若微霜 足以送老婆

以一作 聊待偃

蓋張

待一作將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

我生無根蒂 配爾亦茫茫

無根蒂 配爾亦茫茫 生

有情且賦詩 事迹可兩忘 勿矜千

為伴 偶理難定也

載後慘澹蟠穹蒼乃甚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北五吾之可如何矜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

###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烏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謂持

扶持有勸誠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

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

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屑從於清溪之旁柴門而遊為事乎愴惶避亂兵避亂所之亂緬

邈懷舊立謂懷舊堂隣人亦已非謂鄰野竹獨脩脩

船艎不重扣船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明之成都已三秋向昔所從扁舟弊

故者或可掘故者謂破船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數

色切髮也白髮難久留

正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頃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寄邛州崔録事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成坊在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應音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一首老儒艱難時病於

雷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

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

園林非昔游空餘遺德在蘇晉咸康布山用為重振之浙

浙野風秋

遺總作總  
性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浙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羨其池館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向秀與嵇康為竹

多慙鮑叔知山陽鮑叔以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素交零落盡劉孝標總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按元鎮誌公墓曰南劔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

江雨颯長夏江一作風夏日長府中有餘清呂氏春秋冬

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謂鄭公持軍嚴肅有初筵

閱軍裝閱視也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六一作四駮駮揚

旗旌駮布可切廻廻偃飛蓋勢迴熠燿迸流星

馬搖頭也又高亮



鮮明也燭色來纏風颺急纏一作衝去擘山岳傾此聯言舒卷隨來疾速之狀也

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虹蜺喻舒卷隨

人輕二州陷大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或作三州

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厭羯

胡後來遭大戎羯胡謂天寶之祿山也大戎謂廣德之吐蕃也沙本

大種今之犬戎指吐蕃也又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

有云近聞大戎表道逃是也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

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并底其上積雪千仞

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

波文雪外城此堂不易升易以政功謂食人之祿庸蜀日已寧

且加餐休適蠻與荆南勉眾且加餐飯無為念慮吐蕃而欲

荆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代切大火復西流大火心星也西流則寒

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二月蝘季孫問仲丘仲丘曰飛雨動花屋

丘聞之火復而後蝘者畢今火猶西流同歷過也

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窮途南自謂知暮齒借前籌

甫依武於蜀武歸甫為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已費清晨謁

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

那成長者謀丁文切甫言日過武聽謀解衣開北戶高

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言

待我札數寬厚不以節爽病微瘳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

幕府屬官拘檢之也節爽病微瘳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推得涼

則少主將歸調鼎昔說命若作和吾還訪舊丘主將謂嚴

蘇也還朝故用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歸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丘

軍城早秋鄭國公嚴武作昨夜秋風入漢關借漢以朔雲邊雪滿西山西山

山也謂其冬夏更催飛將追驕虜漢匈奴常號李廣為飛

常積雪故也

莫遣沙場匹馬還

此戒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嫋嫋切長弱兒九歌嫋兮秋風

玉帳分弓射虜營

已收滴博雲間戍

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

更奪蓬婆雪外城

蓬婆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鹽川城吐蕃傳天寶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則蓬婆遠在雪山之外也

###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

落

王逸荔枝賦綠葉捧素朱實叢生又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二朱實離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

樓臺街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肯

信吾兼吏隱名

非隱名以元禮為龍門則必點額暴鱗矣

### 到村

碧澗雖多雨

釋出夾水曰澗

秋沙先少泥

先陳作亦見切先後也

蛟龍

引子過荷菱逐花低老去叅戎幕

叅戎幕則荒淫生草堂而入使院歸來散

馬蹄稻梁頹就列榛草即相迷

言既離草堂而相迷矣

積思江漢

言積思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

頑踈感町畦

切龍畝也畔埒也

己分還入故林栖

知已謂勸武言所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

獨宿江城蠟炬

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在再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郎丁切

貌南浦亂奔走自廣德二年逆

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

彊移柶息一枝安

幕時寓敵武幕為參謀特

一板之安也莊子逍遙游籟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

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注  
山海經曰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

鶴髮者耆老之相度信  
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胡為來幕下祗合在舟中

甫言幕  
年正可

為漁釣之遊不  
當來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言詩書以礼  
法繩人也

青袍也自公

音夜甫謂不卑小官  
也詩羔羊自公退食

老妻憂坐痺

痺切

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歌倒分曹失異同

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  
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

禮甘

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  
府幕忝通於上官矣

疇昔論詩早

甫嘗與武論詩  
居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

武今持斧鉞之  
威來守蜀也

寬容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

謂嚴武奏請為參謀也劉孝標絕交  
論顧眴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裏思藤

架

此兩  
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  
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  
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

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折杯乾壅即空藩

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  
其差無而有歸休之意也

束縛酬

知己蹉跎效小忠

言性雖蹉跎效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  
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效小忠也

周防

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落月歸盡角終不成

尋別業

別業指  
草堂也

未敢息微躬烏散愁雲漢

言如鳥鵲之  
微力不足以

任真河之責也谷傳七月  
夕鳥鵲填河成橋以渡牛女

驚駘怕錦幪

又如駘駘之蹇体不  
足以被錦幪之飾也

徐陵詩玉鐙繡纒  
駿金鞭覆錦幪

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

物色謂形容之  
衰老也用仰望

嚴鄭公之知己者異保其天年遂  
其真性故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

成都記西山冬  
夏積雪不消

築城依白帝

依一轉粟上青天

昔公孫述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  
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南言荒山之頂

築城依白帝所以轉粟  
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

蜀將分旗鼓

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勢逼分旗鼓以

禦之羌兵助鎧鉞一作井泉苦海切甲西南背和好怨集  
日相纏好而為寇不已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為兩節

險絕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煙塵侵火井雖在

劫州六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都

賊火井沉焚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

投之頃更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

斗盪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盪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

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雨雪閉松州言松州已陷而閉風動

將軍幕幕一作蓋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謂賊壘之多也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子弟言充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寰

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米船稀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

灌口占所謂天彭關也此四辯士安邊策辯士說元戎決勝

句言為可憂矣故繼以下句

威元戎主今朝烏鵲喜西京雜記乾鵲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

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瑀乃讓皇帝之成都老

客星甫自喻也有如歲光与光武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

螢秋一作飛王瑀乾元元年出忍斷杯中物題注陶潛詩眠看

座右銘昔崔瑗子王有座右銘不能隨阜蓋阜蓋指漢中

策杖時能出能王作登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甫言

起酒得病則而不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蜀都賦觴以醪

江魚美可求蜀都賦嘉魚終思一酌酊淨掃鴈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鳥渚案宇記漢州有鴈陂以

水有金鴈隱於此此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寺諸卿大夫喻子

重宴高文李林亭各賦詩而高橋詩云駕言尋鳳  
侶又云乘顧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

警驅動貌策可擊馬謂片一戶

無益亦循以策擊馬得其發動也莊子警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策  
策梁鍾繇作詩云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  
歎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

猶憶酒顛狂

魯衛彌

尊重

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

徐陳畧喪云

在應念早升堂

言朋友凋喪惟漢中王兄弟也

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紱冕

倉頡篇紱綬也

但見避風塵

輕紱冕者但以風塵之警不為不避風塵也

別星橋夜

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  
三移斗柄春

而指於昏指東則為春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  
星第一各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也  
敗

亡非赤壁

元喻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漕淮役氣燄

舟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控抑也江陵之守

奔走為黃

巾為于偽切黃巾以俞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巨鹿張角十餘年間  
俱起皆看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

子去何

瀟灑

待御也

余藏異隱論

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  
書成

無過鴈

言欲寄書而乏使也蘇武轉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

等在某澤中故詠彦龍詩寄書雲中鴈為我西北飛是也  
衣故有

懸鶉

子夏貧衣如懸鶉

恐懼行裝數

角切伶俜卧疾頻

丁切失所兒

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

春鶯秋月人所

者在於泝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

會面嗟矜黑黑

龍門畏無

脰無毛手足胼

令悽話苦辛

謝靈運廬陵墓下詩

還入楚言甫自蜀適荆衡故以接輿為比王粲不歸秦不得

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為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去王  
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  
楚

錦里殘丹竈言去錦城之夕空花溪得釣綸言浣溪人得我前

日所遺之消中祇自惜消中甫自謂有晚起索誰親蘇

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伏柱聞周史柱史比王公之為侍

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

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王康據詩老聃伏柱史乘槎有漢臣乘槎

養王侍御嘗使吐番乎豈非鴛鴦不易狎龍虎未宜馴言王侍御

餘見查上憶張鷟注

親近如鴛鴦龍虎之莫能狎馴也古樂客即挂冠至交非傾

蓋新時王侍御守漢州甫自秦亭奔檢遺而來今一見之有如舊相

而語雖陽傳白頭識也晉葛洪掛冠不仕孔叢子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盡

如新傾蓋如故語雖陽傳白頭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

死無心恥賤貧言共遭亂離而為心友真可以託偶然存燕

羊幸各對松筠簾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男大卷書勻兩聯源義言相稱之飯依他日所以

相迫湓口江如練湓口在彭澤又晉朱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

矣導江縣又云湓口在彭澤又晉朱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

庭堅云鸞崖在松州名山普也言云鸞崖在松州各園留翠巘巘魚寒野樺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王侯宅言王侍時邀江海人甫自謂常為

御顧追隨不覺晚欽山動彌旬但使空蘭秀甫期志王

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功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

晉謝玄答版父安曰子徐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何煩

棟宇隣甫章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導江縣故有

無俗物言王侍御之門下无俗客也向秀与嵇康為竹林之遊經

舊居阮籍謂王戎曰意鄭驛正留賓又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

俗物以復來欺人意鄭驛正留賓又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

致驛馬於長安郊出入並鞍馬鮑昭詩鞍光暉祭席珍少城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在兩門外更歷少城闈少城

儒行儒者上重遊先主廟先主廟今更歷少城闈少城

之珍以待聘

所築石鏡通幽鬼蜀王葬其妃琴臺隱絳唇相如彈琴之

見前注送終惟冀土結愛獨荆榛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

王侍御禮待之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此聯以下甫自

隆可以駐足也也或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黃土矣以

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碁以

遺懷區區甘累躄躄古典切足廢也莊稍稍息勞筋網聚

粘圓鯽絲繁煮細專專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婦長歌敲

柳瘦瘦於邱切謂鏘也瘡也曹小睡凭藤輪藤輪謂車下也謝

輪是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忘無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少暗令王德教淳要聞除僕偷與

八切偷勇主切僕偷馭各偷盜賊也尔雅釋馭僕偷類驅虎八食人

飛走郭璞注驅大如狗文如狸准南子本經訓僕偷為害堯使羿殺

之乃民休作畫麒麟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洗眼

看輕薄輕薄言交通之不終虛懷任屈伸莫令膠膝地萬

古重雷陳甫之望王侍御者矣後漢陳重士雷義

送舍弟穎穎一作穎赴齊州二首齊州古之濟南國

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見於詩舍弟占温章

迎婦詩甫四弟觀豐穎已見於詩舍弟占温章

岷嶺南蠻北岷嶺蜀之岷嶺山徐關東海西徐門齊地也

蜀起發而之齊耳此行何日到送汝邁行啼絕域惟高枕公白

而來蜀則亦必蜀為絕域大抵言異方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

迷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觀古玩切荆州江陵有臺上一有一柱衆梁拱此

柱觀荆州臨川王起衆梁萃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士道志一

柱衆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其大但一柱一

落望鄉臺成都所創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齊州近海則去旁干戈竟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公自言也時吐番未息故戎服

好胡服士匹馬逐秋風言弟穎之莫作俱流落長瞻碣

石鴻淮南覽冥訓錮且大丙之御去鞭弃策車莫動自本馬莫使

論軼歸鴻於碣石附驥驥於旄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